

长篇反腐小说

赵福 / 著

天 捉

天 报

赵 福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报/赵福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1

ISBN 7-5387-1500-2

I . 天… II . 赵…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82076 号

天 报

作 者:赵 福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封面设计:李 利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00-2/I·1448

定 价:19.80 元

第一章

一

一路风尘，卓文晶来到了大都市。头一次来大都市，大都市的气息让人心情舒畅，这里人人匆匆忙忙给人一种时代的紧迫感。接二连三遇到介绍旅店的姑娘，他都摇头拒绝了。常有打工回去的老乡相告，车站上的揽客姑娘招惹不得，他自是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尽管对路径一点也不知道，可他仍是大步一直走，好像是本市的人似的。

汽车站里有许多公共汽车，他不知道乘坐哪一辆汽车好，更不知道向何处去。他只是想尽快离开车站，因为车站人很多，有些乱糟糟的，让他产生一种不安全感。7路汽车正在上人，他也随着排队盲目地上了7路汽车。还不错，有个挨窗子的空位子，他坐了下来，心里终于平静下来，不管车到了哪里，首先是找家旅店住下来。一路上商店一家接着一家，鳞次栉比多得让人目不暇接，他不明白这么多店竟还

有那么多人去买，真是大都市和小乡镇的区别太大了。他看得眼有些酸了的时候终点站到了，在车厢内喇叭“终点站大沙湾到了，请下车，欢迎各位再次乘坐”声中，他随着大家一块儿下了车。下了车他又有些发呆，原想随便坐一辆车到了终点站人就会少了，可是这里不但没少，来往的车辆反而比其它地方还多，看来大都市到处都是人多车多，既来之则安之，只好适应环境了。他找了一家旅店住下了，床钱每晚三十元，他有点儿心疼，可这也是最低档的了。他向服务员问询找工作的事，服务员很客气地告诉他在报纸上找。

洗了澡，在床上休息了一会，他出去吃饭，五元钱吃了一碗热腾腾的大碗面。他觉得这南方和北方也没有多大差别，汽车播音讲的是普通话，路上行人讲的是普通话，旅店登记的服务员讲的是普通话，甚至饭店里也有北方的面食，这和那些打工回去的人说南方不习惯，说话听不懂，吃的不合口味的说法相差万里， he 觉得这里没什么特殊，他已经完全习惯了。

吃完了饭买了几份报纸，拿回旅店里展在床上看，首先看到的是一家外资企业，要求有意者将简历、近照、身份证及学历证书等复印件寄去。他满怀信心地将自己的简历、相片、身份证和高中毕业证书各复印了一张，照着招聘地址寄了去。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信投进邮筒后，就像一切有了着落了似的松了一口气，几天的忧虑一扫而光了。像是为了庆祝似的，他进饭店里要了两盘菜，一瓶酒，自酌自饮起来。他正喝的津津有味，两个年轻人在他同桌对面坐下来，他们

第一章

要了两碗米饭一盘菜。卓文晶看到他俩脸上流露出焦躁和不安，其中一个小个子说：“再找两天，实在不行，我们就回去算了。”另外一个高个子说：“多呆几天吧，还有机会，说不定再努力一下会有结果的。”小个子有些心灰意冷地说：“我看没有希望了，都两个月了，再等下去也是白搭。”高个子的脸色也黯然下来，叹了口气说：“反正我们已经在这儿困了两个月，也不在乎这么几天，这么回去了，我实在不甘心，也不服气。”小个子阴沉着脸说：“吃吧，那就再呆几天好了。”卓文晶听出他们也是为找工作而来的，看来这里的工作也并不是唾手可得，他的一腔兴奋渐渐平静下来，酒也喝得不是个滋味了。那两个年轻人很快吃了饭，一块儿走了，卓文晶再也吃不下去了，饭也没要，提上剩下的半瓶酒回到了旅店。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招工单位还是没有消息，他写出的信如石沉大海。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坐公共汽车去那个招工单位去看，人家说招工已经结束了，新招的工人已经进厂上了班，让他去别的单位应聘，临走还说了许多歉意的话。他一肚子的气却发泄不出来，气哼哼地离开了那家单位。一路上，他心里憋着气，不要人家也不通知一声，让人家白白等着！回到旅店，一头扎在床上，懊恼和失望同时袭来，让他心里好难受了一阵儿，中午饭他也懒得去吃，躺在床上不肯起来。

下午，服务员送来一个中年人，住在靠里面的那个床位上。他很热情主动地向卓文晶打招呼：“你好！”卓文晶忙应

天 报

道：“您好，哪儿来？”那人回答：“安徽，小兄弟从哪儿来？”卓文晶回答：“四川。我姓卓，您贵姓？”“免贵姓王。”姓王的客人很健谈：“卓小弟主要来大都市办什么事？是不是搞电子产品？”卓文晶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问，从哪里看出他像搞电子产品的呢？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像搞电子产品的，更不像是个商人。他摇头，“不是的，我不懂电子产品，我是来打工的。”“打工？”姓王的目光中露出一丝不相信，“看你的打扮可不像是打工的。”卓文晶看看自己身上，心想，没什么特殊嘛，和街上的人不都一样吗，普普通通，便说：“哪点儿不像打工的？”姓王的说：“第一，你的衣服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你的皮鞋擦得很亮一尘不染，这一点就看出你不是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为生活操劳的人眼里有红丝，衣冠不整，鞋子也不会用心去擦。第二，你住这三十元一天的店，就证明你是舍得花钱的人，能挣到钱才舍得花，所以我认为你不是打工的，你说说哪里有打工的舍得住这档次旅店的，没有，决没有拿自己挣的血汗钱花在这店里的，他们要把辛辛苦苦挣的钱寄回家里去……”卓文晶听了觉得很惭愧，这钱可是叔叔攒了半辈子方攒下的钱，自己每天连吃带住花去五十元，可叔叔在家里经常吃的是榨菜白米饭，一元伍角一斤榨菜吃一个星期，我却在这里大手大脚，就像一个阔公子。

他决定出去找找，找一个更便宜的旅店住，并且尽快地找到工作，挣下钱后马上给叔叔寄回去。现在工作还没有一点眉目，可钱却花去了将近一千元，不行，得赶紧找到工

第一章

作，不然坐吃山空，还没找到工作，恐怕钱就要花完了，他很急便再也坐不住了，想到外面去找一家便宜的旅店。天将黑了，他还是没有找到收费便宜的旅店，脚疼腿酸带着一身尘埃疲惫地回到旅店。晚饭也不想吃了，他心事重重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咚咚”有人敲门，他只好起身开门，是那个同屋客人。“您回来了王先生。”他礼貌地客套道。王先生点头笑道：“回来了。你早回来？”他应道：“也是刚回来。”王先生有心无心地问：“吃了饭没有？”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王先生说：“那我们一块去吃饭。”他说：“不了，我不想去吃了。”王先生有些吃惊地说：“怎么能不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是不行的，起来，去吃饭去。”他躺在床上不动，摆摆手说：“不了，我不去吃了，您自己去吧。”王先生坚持说：“我说去就得去，你一定是缺钱花了，没关系，我有，一块出门在外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别计较什么了，是个男人就痛痛快快地跟我吃饭去。我多少还有点钱，我俩吃两三个月还是可以的。”他听了王先生的话心里滚烫烫的，是啊，出门在外，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烦恼丢到一边去。他一跃而起，对王先生说：“走！吃饭去。”二人出了门，找了一家干净些的饭店，要了几个菜，坐下来等。

王先生说：“这下相信你是打工的了，连饭都要节省，我信了。”卓文晶此时也无话可说只是笑笑。王先生问：“你打工做的是什么工作？”卓文晶回答：“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噢，是来求职的。”王先生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这就对了，才来找工作，当然就没有那种落魄相了，不过，像你这样利落的小伙子就是给人打工也一定精精干干，不知道你应聘的方向是哪一方面？”卓文晶坦白地说：“我想找一个挣钱多一点儿，又干净的工作。”王先生想了想说：“那就是广告策划，挣钱多，又干净。”卓文晶心中暗暗高兴，试探着问：“广告策划是干啥子的？”王先生说：“广告策划就是为某些产品作宣传动脑子，比如，你要在大都市卖大枣，请我做广告，我就给你编出：四川大枣有十二种微量元素，养颜益寿是最佳的保健食品。就这么一句，你就得给我策划费几千元。”“几千元？”卓文晶惊得失声叫起来，“一句话值几千元，那话可太值钱了。”王先生得意地摇头晃脑地说：“搞策划的就是这么挣钱，其实你不知道，广告策划比起广告演员来挣的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做广告的演员说这一句就要挣几万块，甚至几十万块，国外还有上百万的挣呢！……”卓文晶一脸惊讶，嘴巴大张瞪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世界真让人费解，有的人出力流汗，累死累活地干一年拿回去不过几千块钱，可是这些人只凭一句话就能挣他们一年工资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真是吃苦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吃苦，确实是说不清楚。菜端上来了，两个人很快吃饱了，卓文晶掏出钱夹要付帐，王先生不肯，硬是抢着把帐结了，还说：“今天说好了是我请你吃的，你结帐不是给我难堪吗？”卓文晶苦笑着说：“这怎么好意思，你教我怎么找活儿干，还倒请我吃饭……”王先生笑嘻嘻地说：

第一章

“同一个房里住着分得那么清做什么，我们在一块的日子还长着呢，明天你请不就结了。”卓文晶一听觉得王先生说得有理，也就不再难为情了。

回到旅店，王先生从提包里取出两罐饮料，都拉开环，递给了卓文晶一罐，卓文晶感动得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接了。他心里暗暗打好主意，明天一天的饭钱他要全包了，每次吃完饭都要给王先生买饮料喝，还要买点水果，不能让人家王先生吃了亏，钱花了还可以挣，再说王先生给指条明路，不知道要少走多少弯路哩！

二

一觉醒来竟到了中午十一点，脑袋却像一夜未眠昏昏沉沉的，看看里面那张床，王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去了，被子叠得好好的，蚊帐也扎起来了。那王先生是个利落的人，一起床随手就把床上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要穿衣服，卓文晶这才发现衣服不翼而飞。惊得他大叫起来：“服务员！”服务员小姐推门进来，看到卓文晶赤身露体轻呼了一声退了出去，卓文晶这才感到不妥，忙钻进被子。不一会儿，年纪较大的女经理走进来，问：“什么事？”卓文晶脸一红说：“我的衣服不见了。”女经理皱起了眉头，讶道：“不会吧，你仔细找找。”“找遍了。”卓文晶愁眉苦脸地说，“就这么点一个屋，一目了然，衣服还能藏到哪儿

去。”女经理脸色大变，动火道：“店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怪事，……”她翻开里面床上的被子、褥子察看，问：“这个床住人了吗？”先进来的那个小服务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她应道：“昨天一个人住在那张床上，今天早上八点退的床。”女经理说：“赶紧查查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向派出所报警。”“是。”那个小服务员匆匆去了。

女经理说：“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急，不就是身衣服，再买一身就是了。”卓文晶急得脑袋发昏，大叫：“我那衣服里有钱，钱丢了，我可怎么办！”女经理又是一惊，忙问：“多少钱？”卓文晶回答：“一千二百……大概是还有二十多块钱。”女经理叫起来：“这么多钱你怎么能带在身上？你没看到客人须知吗？”她指着墙上贴着的规定说，“钱和贵重物品必须交柜台服务员代为保管，不得带在身上，否则丢失一律本人负责。”卓文晶无话可说，这个规定纸片他一进门就看到了，可是心里没当回事，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然而直到现在他也不相信，那个热情的王先生偷了他的衣服卷走他的钱。幸好在裤衩里他还缝着三千元钱，这是临出门加了个心眼儿，把一半钱缝在了裤衩里面，不然可就惨了。

他摸了摸身上，裤衩那里仍鼓鼓的，心中稍安。女经理问：“你还有其它衣服吗？”卓文晶点头说：“还有一身秋衣在柜台存的包里。”女经理说：“好，我给你取来，一会派出所的民警就要来察看现场，你也得起床了。”说完，女经理走出去，过了一会，小服务员提来了他的提包。小服务员走了以后，他忙穿上秋衣起床，这才发现皮鞋也不见了！那双

皮鞋是前几天才在商场里买的，因为原先那双皮鞋太旧了，为了应聘他特意去商场花了一百元钱买了一双新皮鞋，才总共穿了不到三天，他不由手拍前额痛苦地叫了一声：“天哪！”民警同志来了，他只好还坐在床上，向民警述说了经过。民警详细地作了笔录，说：“你可能是喝了罪犯注入安眠药的饮料，在昏睡时被罪犯盗走了衣物钱财。你再查查其它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失盗了。”卓文晶说：“没有了，我裤衩里还有三千元钱，幸好还在。”民警说：“这就好。”民警想了一下，又说：“你把钱掏出来看过了吗？”卓文晶回答：“没有，缝得好好的，不用看也不会丢……”他的手伸进裤衩里一下子僵住了，脸一下子拉下来，让人看不出是哭还是笑的奇怪表情，像是猛然间见了鬼。民警也紧张起来，问：“怎么啦？”卓文晶这才哭丧着脸说：“缝的线开了……不大对劲……”民警的眼睛睁大了，急道：“快看看钱还在不在？”卓文晶由于绝望脸色变得苍白，他少气无力地说：“在是在，可是……”民警松了口气，说：“只要在就行了，可是什么？”卓文晶用颤抖的手从裤衩里面取出一沓叠得如人民币大小的报纸来。民警也怔住了。

三

卓文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人，他希望派出所能够破案，可是他心里明白，在这人山人海的大都市，找出

那个罪犯谈何容易！他的床费已经到期了，旅店柜台并没有向他再要钱，女经理反而交给他二百元生活费，他才不至于饿肚子。在饭店里，他不敢再要菜，只花一元钱让服务员端来一碗白饭。看到别的桌上大酒大肉，他有些伤心，一整天，他边跑职业边盘算，有这二百元钱，他可以当作路费回到家乡，可是，一是有霍疤子那可怕的阴影在他脑海里驱散不去，二是他实在无颜空手回去见叔叔。思来想去，他还决定继续留下来，不混出个人样儿来，决不回家乡。他光吃一碗白米饭遭到了人们的白眼，也受到了人们的同情，他成了饭店里惟一的能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各种各样的眼光汇集到了他身上，他如坐针毡心中难受之极，可他还是极力忍着。他坐的这张桌子来了一个吃饭的小姐，看到只吃白米饭的他，迟疑了一下，又转到别的桌子上，宁肯和四个人挤一张桌子也不愿和他同一桌吃饭，他的心被重重地刺了一下。他只恨自己，买一盒米饭回旅店吃多好，偏偏在这里丢人现眼，可事已至此，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更难以起身离开，只好忍着泪强咽白米饭。回想叔叔经常吃白米饭，可他辛辛苦苦攒的钱却被自己丢了，越发难过起来，他心里越难过就越吃不下饭去，显得时间过得很长很长。

有两个人端着菜盘在他旁边坐下来，四盘菜，一盘炸鱼，一盘东坡肉，一盘炒香菇，一盘虾皮炒白菜，有荤有素是几个人极妙的一桌下酒菜。卓文晶脸上热辣辣的，好像这俩人是专门针对他的穷酸而来。他正想一走了之，听见来人说：“朋友，如果不嫌弃，请一块儿吃吧。”他听了心中一

第一章

热，鼻子发酸，眼泪一直在眼里打转，抬头看时，泪水蒙蒙中，他发现这两个人正是他才来时在饭店里遇到的那两个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谢谢！”卓文晶说，“我吃饱了，你们慢慢用……”大个子青年说：“你刚吃了半碗饭怎么就吃饱了，不要客气了，我们同是沦落人何必那么见外。”

同是沦落人，这话说得多么好，卓文晶被深深地感动了。昨日他俩还心灰意冷，可今日却轮到卓文晶了。小个子青年拍拍卓文晶的肩头说：“坐吧朋友，瞧满饭厅的人们都看着我们三个，不坐下来就太不给我哥俩面子了。”卓文晶见他如此说也不好再坚持了，大个子青年也来劝，盛情难却只好坐下来。小个子又去柜台上买了一瓶白酒来，斟满了三杯，举杯说：“今日为我们又聚在这张桌子上干杯！”卓文晶这才发现这张桌子正是他与这两个青年同桌吃饭的那张桌子，虽同是此桌一块吃饭，但情景却大不相同，那天是卓文晶独自两个菜一瓶酒，他俩只合吃一盘菜，今日他俩端来四盘菜一瓶酒，而卓文晶却是只端了一碗白米饭，完全颠倒了一个过儿。三人一同喝干了杯里的酒。众人见三人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喝酒都很失望，顿时没了兴趣，就都自管自吃起饭来。大个子青年问：“这位老兄也是来打工的吧？”卓文晶点头：“是的，可十来天了还是一点儿眉目都没有。”小个子青年笑着说：“你才十天就心急了，我们来了都七十多天了，还没找到职业呢。”卓文晶讶道：“你们还没找到工作？”他心里纳闷儿，他俩没找到工作可今日的生活比前十天好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可他又不好问。小个子说：“还没有，

才来的时候以为这的工作好找得很，来了才知道并非那么简单，连碰上几鼻子灰，就连上门求职的勇气也没有了。”大个子青年说：“老兄是不是把盘缠用光了？”卓文晶想说是被人盗走了，可觉得说出来又能如何，既然不顶用又何必说，便顺着点头道：“是的。”大个子青年说：“我们前些日子跟你的情况一样，盘缠快花光了，工作没找到，差点儿断了粮。”小个子接着说：“我们一进来看大伙瞧你吃白米饭，就知道你的情况和我们从前一样，所以英雄惜英雄就过来和你结交。”卓文晶听这些并不婉转却十分热情的话极受感动，说：“谢谢二位。”小个子说：“不必客气，如果你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不妨和我们一块儿卖报纸，多少挣一点，也好维持些日子。”“卖报纸？”卓文晶觉得新鲜。大个子插口道：“不错，卖报纸，抱着报纸走街串巷，一天也能挣二三十元钱，我们一块干吧。”卓文晶听了一阵高兴又一阵辛酸，高兴的是接受他们的邀请一块卖可以多少挣点生活费，辛酸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大都市却做了个卖报的，这活在家乡他也是不屑一顾的，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感谢二位，只是萍水相逢怎好打搅……”卓文晶一半是出于真心不好意思给别人添麻烦，一半是因为嫌卖报丢人实在不大情愿去做，所以学着书本上的江湖话来推辞。小个子青年看出了卓文晶的心思，说：“我们都是沦落人不须讲那么多客套，你要是看得起这活儿就做，你要是看不起这活儿就不做，我们是出于同病相怜才真心帮你，你要是不愿做也不会有人勉强……”卓文晶被人说穿了心事不由得很尴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呆

第一章

呆地拿着筷子不知该伸向哪个盘子，大个子青年开口了才打破了僵局，“他怎么会不愿做呢，都到了这份儿上了还顾啥脸面，顾嘴要紧，你说是吧？”卓文晶忙说：“是，是的。”小个子青年笑着摇摇头不再说什么。

大个子年轻人说：“你在哪里住？”卓文晶回答：“对面旅店。”大个子青年说：“你不要住店了，搬到我们那里住，能省下店钱，这样你一天卖报挣二十块钱就够生活了。”卓文晶又惊又喜，问：“你们那儿？”大个子青年说：“我们先也是住旅店，后来没钱花了就三百块钱一个月租了一间小屋，这样就省了好多钱。”卓文晶算了一下，住店一天花床费三十元，一个月就得花九百元，两个月就要花去一千八百元，两个人找不到工作光店钱就要消耗三千六百元，而租一间房两个人住两个月才只用去六百元，能省三千元，这可真是个不小的数目。要不人常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富变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大个子青年问：“你想好没有，去不去？”卓文晶说：“你们不嫌弃我，我还有啥子好说的。”大个子青年说：“好，吃完饭我们帮你搬东西。”卓文晶苦笑：“没啥子东西，只有一个提包。”小个子青年举杯说：“为我们相识干一杯！”

四

白鸽焦躁不安，这几天，她实在忍受不了寂寞了，她去

了几趟卓文晶家里，只有卓文晶的叔叔在家，问他，他啥也不晓得，卓文晶连封信也没有寄回来过，也不知道他在大都市怎么样，找到了工作没有，找到工作了顺心不顺心，有没有人欺负，会不会喜欢上南方的姑娘，白鸽担心的事太多了。她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坐在客厅里发呆。妈妈看到她心事重重的样子，问：“他没有给你来信？”她一下跳起来，瞪着眼睛问：“妈，您怎么知道？”妈妈说：“傻丫头，你的事能瞒得了我吗？”她不解地问：“妈，您是怎么知道的？”妈妈微微一笑，说：“阿力那天去找他，他不在家，阿力告诉他叔叔明天再去找他，结果吓得他连夜逃走了……”

“原来……”她惊讶的无法形容，“原来妈妈让疤哥吓走了他！”妈妈冷笑：“是他胆小怨不得别人，他要是真爱你，就能去为你死，可见他只是欺骗你的感情，并没有真爱你。”她大叫起来：“不！他是真心的。”妈妈摇头说：“别傻了，我问你，如果有人逼你离开他，你会答应吗？”她大声说：“我不会离开他，你就别再阻拦我们了。”妈妈说：“你不会离开他是真的，我相信，我的女儿我最清楚，可是他为了自己的安危就已经离开了你，你还执迷不悟，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他会不会不辞而别！”说完，妈妈走出门去，丢下了她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客厅，像蜡人一般默默站着一动也不动。突然，她奔回自己屋里，一下子扑到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一整天她都没有吃饭，安安静静睡了一夜，她带着哭肿的眼开始帮妈妈做家务，收拾家，洗盘碗，打扫院子，这些